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二十回 孔耘軒暗沉腹中淚 盛希僑明聽耳旁風

卻說盛希僑請夏鼎、王隆吉這一天，孔耘軒也備酒請婁潛齋、程嵩淑。你道孔耘軒備酒何意？原為女婿結拜盛公子，心中害怕起來。大凡門第人家子弟，有一毫妄動，偏偏人人皆知，個個都曉。這譚紹聞在盛宅吃了一個大醉，晴霞相陪，尼姑代擲，贏了兩千錢。人人都說：譚孝移一個好端方人，生下一個好聰明兒子，那年學院親口許他要中進士，不知怎的，被盛宅敗家子弟勾引到他家，一連醉了七八次，迷戀的不止一個土娼——反把盛宅常往來的妓女，又添進三四個，一宗輸了三十千，一宗輸了一百五十兩，將來也是個片瓦根椽不留的樣子。你傳我添出些話說，我傳你又添出些確證，不知不覺傳到耘軒兄弟耳朵裡。

耘軒一聞此信，直把一個心如跌在涼水盆中，半晌也沒個溫氣兒。一來心疼女兒，將來要受奔彼凄苦。二來想起親家恁一個人，怎的兒子就如此不肖。看官，天下最可憐的，是做丈人的苦。耘軒聽說女婿匪僻，連自己老婆也不好開口對說。只是看著女兒，暗自悲傷。女兒見了父親臉上不喜，又不知是何事傷心，只是在膝前加意懇懇孝敬。這父親一發說不出來，越孝敬，把父親的眼淚都孝將出來。

耘軒萬般無奈，只得寫「杯水候敘」帖兒，把婁、程二位請到家中。孔耘軒飲酒中間說道：「二位知道蕭牆街大相公近況麼？」潛齋道：「我住的遠，我不知道。耘老，你說是怎的？」

耘軒歎了一口氣：「我竟是說不出口來。叫舍弟說罷。」孔續經接口說了一個大概，總是結拜盛公子，引誘的壞了。嵩淑道：「可惜藩台公樸齋老先生，竟生下這樣一個公孫。當日藩台公學問淹博，德行醇正，真正是合城中一個山門。到了別駕公，就有膏粱氣了，養尊處優之中，做下些不明不暗事兒。未及中壽，忽而物故。撇下兩個公子，小的還不知怎樣，這大的行徑，並不像門第人家子弟，直是三家村暴發財主的敗家子兒。下流盡致！不如譚世兄怎的就被他勾引去了？我看這盛公子是一把天火。自家的要燒個罄盡，近他的，也要燒個少皮沒毛。今二公受過孝老托孤之重，何以慰此公於九泉？」婁潛齋道：「嵩翁獨非孝老密友乎？心照何必面托。我在城北門，委實不知，不免鞭長莫及。看來耘翁一個未過門的嬌客，他當如何？」

耘軒道：「我今只論他乃翁交情，不論嬌客不嬌客。」嵩淑笑道：「耘老就休作此想。我見世上這一號兒人，葬送家業，只像癡子瘋子一般，惟有擺佈丈人時，話兒偏巧，法兒偏險。話雖如此說，你權且把嬌客當作故人之子，教訓教訓方是。不如咱約定個日子，回到蕭牆街，你又不用言語，我兩個破釜沉舟，懲戒他一番。大家匡扶，咱三個耐著心察看他。勿使孝老九泉之下翹首懸望。」遂約定九月初二日，齊到譚宅，調理這個後生。正是：

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；
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。

再說譚紹聞，因王中客廳靈柩之言，不在前廂房延客。吩咐雙慶、德喜兒打掃碧草軒，擺列桌椅屏爐。將祖上存的幾樣器皿都翻騰出來，又向客商家借了些東西，把一個清雅書房，妝成一派華麗氣象，鋪張了大半天。又叫幾個盡好的廚役辦理席面，頭一日整整的或燻或炙，亂了半夜，還未歇手。

到了次日，把雙慶、德喜兩個小廝，也換了時樣衣服，單單候盛公子光臨。果然辰末巳初時節，盛公子與夏鼎、王隆吉，坐了一輛玄青緞轎車兒來。跟的是寶劍、瑤琴兩個。到衙門口，雙慶望見說：「後書房恭候。」三個人下車，進了園門，紹聞下階相迎，讓眾人上軒。希僑道：「你沒病麼？」紹聞道：

「病了一天就好了。」希僑道：「偏偏我請你這一天就會病。」

進至軒中，為禮坐下。希僑道：「我當你還病哩。聽說吃兩三付藥，不能下牀，如何好的這樣快？」逢若道：「好了就是。若是不好，我們今日倒不爽快。安知不是聽說哥們來瞧，心下喜的便好。」希僑道：「好兄弟說的是。」隆吉道：「我暫且少陪，望望家姑去。」逢若看著希僑道：「我們同該有此一禮。」希僑道：「是。」

紹聞道：「不敢當。」逢若道：「該使盛價稟一聲，咱兄弟去磕頭。」紹聞叫雙慶兒樓下對說。回來道：「奶奶說了，來到是客，不敢當。」逢若欠身，希僑道：「既是伯母不肯，我們遵命罷。」逢若只得又坐下。

希僑道：「我要走哩，家中還忙著哩。」紹聞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逢若道：「大哥如何要走？」希僑道：「你不叫我走，我實實閒坐不來。既沒有戲，也要弄個別的玩意兒，好等著吃你的飯。」紹聞道：「先父在日，家法最嚴，委實沒有玩的東西。」希僑道：「下邊人必有，向他們要，只怕使不盡的。」紹聞道：「他們也沒有。」希僑道：「難了！難了！」逢若道：「我順袋內帶了一副色子，可使的麼？只是顯得我是個賭博人。還沒有盆子，沒有比子，況也沒有擲手。不如咱們說話罷。」希僑道：「這兩三天，話已說盡了，胡亂弄個碗兒咱玩玩。」寶劍在院裡尋了一個澆花的磁碗兒，說：「這也使得麼？」希僑道：「也罷。夏賢弟，掏出你的『巧言令』來。」逢若撩起衣服，解開順袋，取出六顆色子，放在碗裡。希僑抓在手內，只是亂擲。說道：「你家未必有賭籌，快取四五吊錢，做碼子。去叫王賢弟來，大家好擲。」

話未說完，只聽德喜兒說：「婁師爺來了。」說話不及，婁潛齋、程嵩淑、孔耘軒已上的軒來。大家起身相迎，為禮讓坐。這盛希僑雖驕傲，只是三個人懼是本城的前輩，況程嵩淑，希僑平日以世叔稱之，只得讓三位上坐。潛齋道：「這二位英年，我不認得，請問高姓？」嵩淑道：「這一位是藩台公家孫。此一位我也不認得。」希僑道：「是夏老爺公子夏逢若。」嵩淑道：「盛世兄，你認的這二位麼？」希僑道：「不認得。」嵩淑道：「此位是北門婁先生。此位是文昌巷孔先生。」希僑道：

「久已聞名。」婁、孔同聲道：「不敢。」嵩淑問希僑：「令祖老先生《挹嵐齋詩稿》《秣陵旅吟》《燕中草》，近日刷印不曾？」希僑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嵩淑道：「這是令祖詩稿，家中有藏板，如何說不知道？」希僑道：「家有一樓印板，也不知都是什麼，已久不開這樓門了。」嵩淑向潛齋道：「《棍嵐齋詩稿》，二公見過不曾？」耘軒道：「我記得上面有贈程兄的詩。」

嵩淑道：「那詩是我十五六歲時，老先生到舍下，與先君閒談，我總角侍側，老先生問及我的名字，即口占一首，勉以上進。到如今老大無成，甚負老先生期望之意。一言及此，令人愧赧欲死！」因又向希僑道：「當日令祖，猶勉我以遠大。今世兄偉表敏才，亦當加意刻勵，以繩祖武。近聞人言，世兄竟是不大親書，似乎大不是了。」

原來浮浪子弟見了端方正人，未有不生愧心。今嵩淑當面直言，盛希僑竟是如坐針氈。只見滿面通紅道：「世叔見教極是。」耘軒見這光景，便插口問道：「桌子上一個粗碗，裡頭什麼東西？」嵩淑立起身來一看，原是六個色子，遂搖頭道：

「這卻豈有此理，不是事了。」婁潛齋道：「紹聞，這是做啥哩？令尊在日，你家有這東西不曾？你且說，你見過不曾？到如今令尊靈柩在堂，你公然竟是如此！你如今去開開廳房門，我到令尊靈前痛哭一場，有負托孤之重。」這幾句話，把紹聞說得混身都是顫的。那夏逢若，只恨不能在《封神演義》上，學那土行孫鑽地法兒，只低著頭，剔指尖灰兒。這希僑尚勉強說：「原不是賭錢，只是擲狀元籌行酒令的。」大凡敗家子弟性情，俱是驕傲的。今日希僑如何不拿出公子性情來？只為嵩淑開口幾句令祖，希僑也不是土牛木馬，也自覺辱沒先世。況在尊輩前，又難以撒野。真正走又不能走，坐又坐不下，說那囤圈枵牀之苦，也比這好受些。

少頃，王中到了。原來王中為甚這半日不見伺候賓客？只因紹聞知道盛公子今日要來，恐王中礙眼，著他鄉中催租。到了南門，送租人已來，只得回來。到家聽說碧草軒來了盛、夏二位，又來了婁、孔、程三位，又見王隆吉在樓下被姑娘催往軒中坐席，隆吉聽說三公在坐，死也要在家中吃飯，說鋪裡事忙，急緊回去。王中心裡明白，便上碧草軒來。見了紹聞說：

「佃戶送租俱完，迎到南門，一齊來到，賬房閣相公收訖。」又問了三位爺的安，站在門邊聽話。

只見盛公子說道：「晚生告辭罷，先祖今日忌辰。」嵩淑問道：「是初度之辰，是捐館之辰？」可惜一個世家子弟，竟是不懂的，只是瞪目不答。嵩淑道：「可是令祖生日，是歸天之日？」希僑道：「是先祖下世之日。」嵩淑把臉仰著，想了一會，搖頭道：「世兄此話，莫非推故見外麼？」希僑道：「不敢。」嵩淑道：「令祖歸天，尊大人請我相禮，我記得我穿的葛布袍兒，靈前站著，連葛袍都汗透了。何嘗是今日哩？」希僑羞的面紅道：「還有別事，不如去了罷。」潛齋道：「天已過午，飯想是熟了。今日幸會，多坐一時，好領世兄大教。」希僑竟是不能起身。

王中排開桌面，把色碗取過。嵩淑道：「把色子一發遞與我。」耘軒道：「嵩老你要他做什麼？」嵩淑道：「我累科不可，今日要學孫叔敖埋兩頭蛇的陰功，或者做個令尹，也未可知。」大家都笑了。這盛希僑、夏鼎少不得也陪著三位，強笑一笑。不過把唇微啟而已，其實如吃了皂角刺一般，好難受也。

少頃，酒碟果盤已到，王中排成兩桌。大家讓坐，首座婁，次座程，三座孔，四座盛斜簽桌角，五座夏打橫。王中道：「曲米街小王大叔在家裡，也請來罷？」紹聞道：「自然要請的。」

請了一回，說在家裡吃了飯，他不來。潛齋道：「就說婁師爺在此，要見他一面，還有話說哩。」嵩淑把座位數了一數，說道：「一發把閻相公請來陪客。」耘軒道：「妙極。」去了一會，只見王隆吉來了，一般也沒人打，也沒人罵，只像做了賊一樣，拘拘攣攣的，都為了禮。閻相公從衙口也轉過來，向前為了禮。隆吉六座打了橫。一桌閻廂公坐主位。一桌紹聞坐主位。

只見珍錯雜陳，水陸俱備。這是紹聞加意款待盛公子的席面，恐怕簡樸惹笑意思。就是譚孝移在日，極隆重的朋友。席面也不曾如此華奢豐盛。其如盛公子食不下咽，也不覺芻豢悅口。

少頃席完。嵩淑吩咐王中：「你不必另釘碟酌，只用拿酒來，我要痛飲一醉。大家不必起席。」嵩淑擎杯在手，就骰子上面，說起明皇賜緋故事。因而婁、孔接口，便連類相及，說起東昏寶卷一班兒敗亡的朝廷，那些並無心肝，別具肺腸人物。

你說這一宗，我說那一宗，歎一會，笑一會。其實都與盛公子有些關會。又說了一會前賢家訓條規，座右箴銘，俱是對症下藥。這四個小後生聽著，有幾句犯了他們的病，把臉紅一陣；有幾句觸動他們的良心，把臉又白一陣。日夕時，說得高興，評詩論文，又把他四個忘了。他四個心中稍覺鬆散些。爭乃耳朵聽的，心中不甚懂的，陪著強坐強笑，這算人生最苦的光景。

有詩為證：

苦言何事太相侵，亡國敗家自古今；
縱今口中尚有舌，其如腹內早無心。
熱腸動處真難默，冷眼觀時便欲喑；
病人膏肓嗟已矣，願奉宣聖失言箴。

日色西沉，婁、孔、程起身已去。這盛公子氣的拍胸，向眾人道：「晦氣！晦氣！今日偏遇著這幾位迂闊老頭子，受了一天暗氣。我不為他們有幾歲年紀，定要搶白他幾句。譚賢弟，你這裡若是常有這幾位往來，我是不能再到你這邊了。你這裡本無風水，又有這些打擾，你也休怪我再不來。」逢若道：

「可惜我一付好色子，叫那姓程的拿去，如剝了我的手一般。」希僑道：「明日著能幹事家人去，自然要討回來，你不必愁。你看王賢弟今日那個樣子，像做了賊一般，竟似在他們跟前有了短處。」隆吉道：「婁先生是我的老師，如何不怕他？」希僑道：「管得學門裡，管不得學門外。我當初從盧老頭讀書，在學門裡就不怕他，他還有幾分怕我哩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富貴子弟讀書，原不比單寒之家。」紹聞道：「畢竟這三位先生說得是正經話。」希僑道：「你不說罷，他能強似我爺做過布政司麼？」說著說著，車馬在門，大家也一轟兒散了。

紹聞送至衙口而回。閻楷亦回前邊去了。王中跟著回來，悄聲說道：「大相公，聽見盛公子話頭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我心裡何嘗不明白。」這正是：

衝年一入匪人黨，心內明自不自由。
五鼓醒來平旦氣，斬釘截鐵猛回頭。